

壹、先從醫療專業問題與倫理談起

我們所謂的醫生究竟擔任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呢？到底又是為了什麼而存在……正是因為煩惱著這樣的事情，也是因為這個煩惱、黑傑克才刻意地不去拿那張醫師執照。（中略）

我所要描繪的並不是醫學上的知識或是手術的方法、所謂的醫生，不就是延長人類壽命的工作嗎？對患者而言、如何運用他們所剩餘的時間不正是件重要的事情嗎？這就是我為何描繪醫生工作的理由。（摘自手塚治虫，1979，於大阪大學醫學部演講）⁽¹⁾

二〇〇四年九月三日，緯來日本台播出醫療日劇《白色巨塔》，隔月播畢時立刻應觀眾與醫界人士要求重播，在播映其間的一兩個月內，在台灣醫療界出現由於健保局所推動之「總額預算支付制度」此一就特定醫療服務範圍而規定未來一段期間（通常為一年）內之健保醫療服務總支出總額上限，藉以確保健保維持財務收支平衡的一種醫療費用支付制度所引發之中台榮總病人掛不到號和台北聯合醫院邱小妹人球事件爭議和接著爆發的健保制度問題，甚至在同年十月十二日，有近五百所地區醫院院長帶領員工走上街頭。在各大報相關報導與民意論壇中更可見各界人士對於《白色巨塔》與上述事件的討論與交鋒。「白色巨塔」已經不再是部戲劇，而穿透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並變為我們在指涉醫療體系的封閉和高不可攀的用語。

我們可以見到在這些論爭、報導中對於健保制度改變了醫院經營方針，醫院制度跟著健保走、醫師則向醫院方針妥協，病人成為人球這種問題與現象大加撻伐；而健保存廢與究竟該不該漲價和卓越計畫、醫院自主管理制度則成為問題核心。雖然也有呼籲病患福祉才是核心，但碰到健保與當今醫療制度所造成的這些問題就似乎變得微不足道。當然，這些在制度面上的討論絕對有其價值，但可惜的是，在醫療問題中根本性的源頭之一，醫療的專業倫理，也就是身為社會成員的我們與醫界人士如何看待醫療卻未有相應的聚焦。二〇〇五年一月，又發生震驚全台的邱小妹人球事件。後來在二〇〇七年七月，宣判林致男、劉奇樺兩位醫師雖不構成業務過失致死罪，但兩人竄改病例，依偽造文書罪各判處四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而法官在判決書中引用日劇《白色巨塔》男主角里見修二所言：「法庭不是譴責醫師的地方，而是讓醫療進步的地方；醫師過度擔心，就無法使醫療進步，萬

一發生不幸的結果，醫生應坦然接受並追究原因，醫療才能進步，法庭就是這種地方。」⁽²⁾

健保作為保險的一種類型，在本質上是經濟活動，費用的高低與盈虧當然是重點，但它更是鑲嵌於社會之中。人在醫療之中的位置究竟為何？醫療人員該如何面對醫療？難道我們只能任一個幾乎失控的不良醫療制度擺佈？問題只出在制度上嗎？在前文中，本文以日劇《白色巨塔》為例提出戲劇文本對於社會、法律看待醫療問題所可能有的影響力。而本文的主軸則是將從被日本醫界與醫師視為醫療聖經的一部漫畫《ブラック・ジャック》（怪醫黑傑克，以下簡稱黑傑克）談起，試著梳理看待醫療專業倫理的另一種可能取徑。本文所企圖處理的是，許多日本醫師如何建構其一種由行動者對於漫畫文本的專注感、詮釋與生活實踐而建構的醫療專業倫理。就另一方面來說，本文所處理的更是一個漫畫文化得以生根茁壯的關鍵：漫畫必須被認真對待。

那麼首先我們得問的是，何謂醫療專業倫理？而王崇名、陳仲偉（2003）探討了研究醫療專業倫理的權威 Freidson 所重視的職業自治權（autonomy），Freidson 點出了專業的本身是具有集體的行動性與獨占性；然而，專業並不只是一種權力形式，而是經由說服性的修辭使外界賦予其正當性地位，這也使得醫療專業能擁有其正當性的權力，而不僅僅來自於國家機器。醫療最重要的工作在於諮詢（consultation）。但王崇名與陳仲偉更認為除了強調 Freidson 認為醫療專業作為諮詢的面向外，如果單純由道德、知識和權力是無法解釋台灣的醫療專業與專業倫理的問題。台灣的問題在於醫療倫理理論和醫療專業本身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這是一種支離破碎的論述與沒有貼近社會生命的落差。這是由於台灣的醫療專業與專業倫理的教育一直被窄化為道德教育、或是對於專業團體的過分期待，缺乏了社會行動者本身在社會實踐上的關係建構過程。

那麼，本文所要談的日本醫師經由《黑傑克》所建構的社會實踐與專業倫理是何種面貌？

二〇〇一年，由一群分散在日本各地、不同科別的三十至四十歲的現職醫師所組成的「B・J 症例檢討會」（成立之時為二十七位，後來總計有三十四位醫師）出版了一本《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黑傑克病歷表），這群人在童年與少年時期接觸到《黑傑克》，而踏上了醫學的道路。這本書的出版，呈現了一個不同於我們所認知的醫療專業倫理觀。就是基於社會行動者以個人存在的歷史與前見出發，而達至視域融合與社會實踐的專業倫理觀。

筆者大學時期念的是醫學院，在醫學院的學習過程中，所面對的幾乎全部是技術的問題，雖然後來沒有從事醫療工作，但相信「B·J 症例檢討會」這樣的精神是我們台灣醫療界所需要的。那是什麼樣的精神？那是專注於文本的詮釋與生命實踐（也是醫學實踐）的精神。

讓我們想想，一群人在童年看了漫畫之後立定志向成為醫師，重要的是，在他們成為醫生之後，還會回到他們的出發點，回到了《黑傑克》之中，並以他們的專業來理解這部影響了他們人生的漫畫作品，這是值得我們給予掌聲的。這就是一種實踐性的專業倫理的深刻體驗，而這種實踐精神與行動正是我們普遍缺乏的（不管是指台灣社會或是台灣的漫畫文化）。「B·J 症例檢討會」以他們的行醫經驗與現在的醫學技術發展來討論在《黑傑克》出現的各種疾病與黑傑克的醫療處置。這種書的出版，就台灣人而言，混雜著兩種訊息，一是漫畫，二是醫師。竟然有一群專業的醫師在討論漫畫上的情節，這種乍看極為混淆的文化現象，其實是有其特殊意涵的。一方面是漫畫與閱讀者的深刻交流，再者其中更深深隱含著日本傳統「職人文化」的實踐精神⁽³⁾，這正是盛行哈日文化的台灣所不深知之處。另一方面則是可以讓我們窺見醫療專業倫理得以實踐的可能性。就像在「B·J 症例檢討會」所出版的《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 2》（黑傑克病歷表 2）的封面書條上一句：「黑傑克傳達了什麼、醫師又從他身上繼承了什麼」更是令人為之動容。也正如南淵明宏⁽⁴⁾（2003b：202）清楚地指出作為一個外科醫師，在手術告知之時，是不能有權力的不對等關係的，病患並不是弱者、醫師並不具有對病患下命令的權力，醫療關係是一種對等關係，而這點正是作為醫師的他在《黑傑克》中看出並學習到的。《黑傑克》成為醫療經典，並不是在於其中有無醫療知識，而是能作為讓醫療界認真對待及審視的文本。《黑傑克》作為醫療經典正是在於它作為醫療界實踐的精神，並成功地建構在每個人的生命史上，這也就是專業倫理作為生命實踐的重要意涵。

貳、作為醫師典範的「怪醫」黑傑克

現在這個國家，在四十歲前後的醫師中，大概不會有人是沒有受到《黑傑克》的影響的。（南淵明宏，2003b：219）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週刊少年チャンピオン》（週刊少年冠軍）上《黑傑克》的連載帶來了一道席捲日本社會的旋風。原本只打算刊載五回的《黑傑克》後來卻變為

二百四十多回的長篇鉅作，⁽⁵⁾更被譽為漫畫之神手塚治虫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⁶⁾並數次改編為動畫與真人演出的戲劇。

一位經常向病患收取天價診療費用的無照醫生，為何會成為日本醫師眼中的典範？這僅僅是因為其天才般的手術技術嗎？為何黑傑克會收取如此高額の診療費用？在漫畫文本之中，我們可以見到黑傑克將所賺來的錢，多數都用在自然保育之上，然而，黑傑克對此只是默默的做著，對他人對他的醫療費用的指責幾乎不做任何的辯解。但另一方面，這高額の診療費用也是黑傑克了解病人、與病人交談的一種方式，在〈落としもの〉（遺失物）一回中，黑傑克對弄丟診療費，而無法付出費用而認為他診療費用太貴的病患家屬說：「過分？你覺得太貴了？那是因為你還沒嘗過痛不欲生的滋味。痛苦的病人為了活下去，即使要耗盡財產也在所不惜……。」但當病患家屬自動願意提供自己的手腳、器官給黑傑克，黑傑克與家屬訂下器官捐贈契約書後，答應進行手術並手術成功了；最後，黑傑克在開車時，故意將契約書從車窗丟出，然後申報遺失。在〈ある女の場合〉（有個女人的故事）一回中，黑傑克救了一個潦倒重病的女性，當時黑傑克對病患說手術費用只要一碗拉麵，後來這位女性嫁了有錢的丈夫，而要付黑傑克五千萬的手術費。而黑傑克對她這麼說：「對我來說，與其要這五千萬，倒不如妳誠心地請我吃碗拉麵來得滿足。」⁽⁷⁾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少的價值？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嗎？這個問題對黑傑克來說，人的生命是要用人對於生命的態度來衡量的，一個珍惜生命、願意用一切來保護自己所珍惜、所愛的人，他的生命價值正是由此彰顯而來的。而黑傑克之所以成為醫師典範，也正在於他對於生命的重視。

台灣在漫畫的盜版時期將《ブラック・ジャック》譯為《怪醫秦博士》，在漫畫的版權時期後則改譯為《怪醫黑傑克》，名字是改對了，但「怪醫」還在，這點相當值得我們思考；將「怪醫」留下來，相信是有其市場考量的（直接譯為《黑傑克》的話，恐怕有許多人會不認得這就是以前的那位「秦博士」）。然而，從以前到現在我們都要加個「怪醫」來形容黑傑克的話，對我們以及醫療都可能是一種莫大的諷刺。當然，從當今社會的觀點，特別是強調醫療專業組織化、執照和經歷的醫療體系，還有當我們見到國家權力對於醫療的介入與規約後，討厭頭銜、組織，更不願與之妥協，更反其道而行的黑傑克百分之百是個「怪醫」，但為什麼為有那麼多的日本醫師視黑傑克為典範？是僅僅因為崇拜這個在漫畫中幾乎無所不能的天才醫師的醫術嗎？如果是的話，黑傑克恐怕

不是「怪醫」、而是個「神醫」了。如果不是的話，或許黑傑克自始自終都不是個怪醫，他反而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醫療的本質與問題，奇怪的恐怕是我們自身。

這也就表示，我們更想知道的是黑傑克對日本的醫師代表了什麼？南淵明宏（2003a）在《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はどこにいる》（黑傑克在哪裡？）一書中清楚地以黑傑克是「沒有醫師執照與權威而救人的醫師，但相對而言，也有些擁有執照、強調權威卻不會救人的醫生。黑傑克所治療的並不是疾病，而是面對病患的人生與可能性，這正是所有醫生的願望。」南淵明宏直陳黑傑克是醫生的理想，日本醫界正向黑傑克學習，南淵明宏更直接提到在日本已有如外山雅章、須磨久善還有許多醫師正在日本各地培育著以黑傑克為典範的醫師，^⑧希望這也會讓病患所希望的理想醫療時代逐漸成真。

但黑傑克所代表的不只是一種理想，更是對存在日本醫界的弊病提出質疑，變為日本醫師進行社會實踐的根基；南淵明宏（2003b：16-23）又說黑傑克這個擁有高超醫術的無照醫生，以及那遠遠超出法律規定的診療費用正是向重視頭銜、權威的日本醫界提出了質疑，重點在於醫療本身、而不在於那令人窒息、壓抑了醫生發展的體系。黑傑克不畏懼權力的壓迫、以高額的診療費用與病患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生命共同體的關係、醫生的成敗關係著病患及其家族的未來，而不是躲在一個齊頭式的診療報酬制度之後。在〈報復〉一回中黑傑克面對日本醫師聯盟的威脅之時，他毫不畏懼地說著：「我對於醫師聯盟所決定的那愚蠢的收費標準，才不想加以理會。我可是賭上性命而醫治患者的。能夠治好的話，我認為不管是一千萬或是一億元都不算貴。」或許，像黑傑克這樣特殊的醫師是爲了在鋪陳故事上所作的必要設定，但是《黑傑克》這部漫畫作品已經超越了一個故事，而呈現出日本扭曲的醫界、並向所有的醫生提出醫生的存在意義為何這樣的問題。在此正接連到本文所意欲處理的理解、詮釋與實踐和漫畫文化的關聯。用 Gadamer 的話來說，某個流傳下來的文本成爲解釋的對象，這已經意味著該文本對解釋者提出一個問題。理解一個文本，就是理解這個問題（洪漢鼎譯，1999：475-482）。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種可能性。理解一個問題，就是對這個問題提出問題。理解一個意見，就是把它理解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⑨而《黑傑克》以極具張力的故事和表現提出了「何謂醫療？何謂生命？」等問題，這正是《黑傑克》作爲日本醫師們認真對待並視之爲面對醫療問題的經典的緣由。這更使得《黑傑克》在這些日本醫師的生命中有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交互性的、讓他們不斷專注且深入地與《黑傑克》進行對話與問答。

但是，誠如前文所提，黑傑克並不是「神醫」，而《黑傑克》這部漫畫對醫療、對生命所提出的問題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漫畫中黑傑克的苦惱，也正是這些日本醫師在從醫中所勢必面對的苦惱，他們共有並挑戰這些苦惱；這些共有的苦惱使得《黑傑克》成為漫畫與醫療的經典。

參、黑傑克的苦惱

天才外科醫師，被稱為「拿起手術刀之時，他就成為神」的黑傑克並不是神，而是跟我們一樣的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對作為漫畫家也作為醫師的手塚治虫來說，⁽¹⁰⁾黑傑克正是他將對於人類的希望與擔憂的具體化，醫療並不只是治療疾病，醫生所要做的不僅於此，手塚治虫這麼說著：

以病患的立場而言，希望得到醫生的救助，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我站在病患的立場想提出的是，希望醫生救助的不只是肉體，而且是以醫生的立場提供一些對人生中肯的建議。換句話說，也就是精神上的支援。我常常說，我認為這是之後醫療應有的走向。現在的醫生只管是否可以延長病人的生命，以此為生，可以我以為今後精神上的支援才是醫療終極的目的。（游珮芸譯，1999：92）

黑傑克那可說是神乎其技的手術拯救了許多人，然而，在許多時候，黑傑克也是不斷地遭受失敗的打擊與挑戰，當面對一個沒有求生意志的病患、當患者自然衰老而死、當面對未知的疾病、當失去了手術器具之時……什麼是成功的醫療？對黑傑克而言，是病患擁有求生意志並無懼地面對人生的逆境。然而，這是如此困難的事情！醫生真的擁有那麼大的力量嗎？在〈ちぢむ〉（萎縮）一回的最後，黑傑克抱著死去的戶隱醫師，對著星空憤怒的叫喊著：「神啊！你實在太殘酷了！醫生是要為人治病，拯救生命的！結果卻造成世界上的人口暴增，產生了糧食危機，讓好幾億的人餓死……如果這也是你的旨意……那醫生又為何存在？」⁽¹¹⁾在〈湯治場の二人〉（溫泉的二人）中，黑傑克與針灸師琵琶丸去找鍛鍊師馮二齋拿取手術刀與針灸針，之後馮二齋心臟衰竭，琵琶丸與黑傑克經過針灸與心臟按摩都無效後埋葬了馮二齋並看到了其遺書：「莫違天地逆神明，生死乃萬物之常態也，須知醫道在他方。」最後黑傑克在離去的路上無力地說著：「我恐怕這一生都無法了解……我的人生只有切割而已。」

黑傑克的苦惱最爲具體的呈現就是他沒有辦法醫治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恩師—本間丈太郎。不管是本間丈太郎留給黑傑克的遺言：「你不認爲人類想要依照自己的意思去控制生物的生死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嗎……」⁽¹²⁾或是在《黑傑克》連載的最後一回〈人生という名のSL〉（以人生爲名的蒸氣火車）⁽¹³⁾中，黑傑克在夢境中見到了本間丈太郎正在替童年受重傷的自己動手術，黑傑克建議要換上人工器官與義肢提高獲救機率，然而本間丈太郎這樣地訓斥黑傑克：「黑傑克，我們是醫生，並不是神。就算把患者改造爲機器人一般而治療成功，如果患者因此變得悲觀而失去求生意志呢？有一點你要好好記得，醫生並不能醫治人，他只是幫助人去醫治自己。醫治這件事……還是只能靠他本人的努力！認爲醫生擁有人類生死之鑰的想法……你不認爲這很要不得嗎？」所表達的正是黑傑克、也是所有醫生的苦惱吧！而這也正是南淵明宏與「B·J 症例檢討會」這麼多醫師在閱讀和理解、詮釋《黑傑克》中必定會提及之事。而我們更得再度強調，正如 Gadamer 所言，所謂理解並不是心靈間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種對共同意義的分有（洪漢鼎譯，1999：374）。在這邊，這些日本醫師所分有與理解的正是醫療的苦惱與醫療所謂爲何的問題。唯有這種對於共同意義的分有，還有經由閱讀、詮釋《黑傑克》的日本醫師所達至對於《黑傑克》的共通感，才讓《黑傑克》成爲一部重要的漫畫與醫療經典。

醫生爲何苦惱？這不只是治療成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醫生的工作介入了他人的人生，正如帶津良一⁽¹⁴⁾（1996）年所言，醫療不是科學、也不是「有不有效」的問題，醫療所觸及的並不光是疾病，人的身體是一種生命場域，黑傑克所做的正是面對人的生命場域，而不是疾病。何謂醫療？醫療是病患的生命場域與醫療者的生命場域和患者身邊的人的生命場域的結合。然而，僅強調科學化的治療並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黑傑克爲何苦惱？因爲他深刻地了解醫療的意義與界線，他更因此不斷地挑戰與突破那些界線。從 Heidegger 的存在現象學角度來說，苦惱、憂慮正是存在的狀態，人的存在狀態是與世界中的各種物的相遇與理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活動（Heidgger 稱之爲「煩忙」、「煩」）總是第一位的，人是經由苦惱至理解而到言談來展開自己的存在的。但存在的狀態還會關涉到他人，人的存在就是與他人的共存狀態。（劉文柱譯，2001）Heidgger 指出此在（Dasein）的一般存在被規定爲操心，而此在的存在是共同存在，共同此在也必須由操心的現象來解釋。（陳嘉映、王慶節譯，1999：136-146）在此在的存在之領會中就已經有對他人的領會，而這領會是源始於生存論上的存在方式，這使得

認識與認知成爲可能。而自我認知是以有所領會的共在爲基礎的。我們可以從理解日本漫畫文化的發展來說，一個漫畫文化的深度與廣度所談的正是這種「有所理會的共在」。也就是漫畫文化的社會公共性意涵。在這裡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爲何日本的醫師們會分享與共有黑傑克的苦惱？他們是如何理解、並讓黑傑克進入他們的生活之中？

肆、向手塚治虫與黑傑克致意

黑傑克

除了知道他是日本人以外 他的來歷

本名皆一無所悉

但是他那天才般的手術技巧

堪稱是神的傑作

這位神秘的醫師 今天也

一定在某處 拿著手術刀

在創造著奇蹟吧⁽¹⁵⁾

前文已經提到，《黑傑克》漫畫的作者手塚治虫本身就是學醫出身，雖然手塚治虫後來投身動漫畫的創作，但在創作動漫畫的同時也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黑傑克》之所以震撼人心，有相當大的一部份就是來自於手塚治虫本身經歷過二次大戰與學醫的感觸有關。⁽¹⁶⁾然而更重要的是，手塚治虫在《黑傑克》中呈現出了醫師作爲一個人與醫師是如何面對生命的真實面貌。⁽¹⁷⁾

二〇〇二年，漫畫家佐藤秀峰描寫一位實習醫師齋藤英二郎在面對醫療現場的無力感與反抗醫療界中的利益導向、權威和派系而掀起風潮的漫畫《醫界風雲》⁽¹⁸⁾中更探討了當今日本醫療界的諸多問題：從健保制度下醫生變得唯利是圖、醫療人力的分配不均、各科間的鬥爭、醫病關係、醫療告知、當醫療無法救治病患之時……等等問題，而最關鍵的問題從漫畫的第一回最後一幕開始，並不斷在整個故事出現齋藤英二郎自問：「醫生……究竟是什麼？」在《醫界風雲》中呈現了醫生面對自我定位、醫療體系中的衝突與矛盾感，還有最重要的，也就是如何面對病患和在醫療過程中醫生與病患的連帶與共通感等等議題。齋藤英二郎對於這些問題沒有任何的答案，而是不斷地苦惱與探索。然而，在台灣的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醫界風雲》的日文原名，或許我們可以從

這個原名《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によろしく》(向黑傑克致意)中得到一個方向吧!⁽¹⁹⁾

不過,《黑傑克》到《向黑傑克致意》這之中出現了一個從天才到凡人、從虛構的漫畫故事到現實醫療環境的重要轉折。從医療コミック研究会(2003:260-262)認為《向黑傑克致意》這一書名表露出對於黑傑克的羨慕與嫉妒,但是若從書中主角英二郎的觀點來看黑傑克的話,黑傑克一樣是有著苦惱、有他自己的奮鬥歷程的;黑傑克所傳達的是「我有我的作法與努力方式,而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作法,成為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才會說「黑傑克,請多指教」,也就是《向黑傑克致意》了。而且,「請多指教」也意味著要與黑傑克一起奮鬥的宣言,不管技術、作法與立場如何,只要是醫師就會有同樣的關切與苦惱,所以對於有同樣心境的醫師同伴會想對說一聲「請多指教」。

從事各種醫療代替療法取材與報導的羽田周平(2004)更在《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が告発する ホスピタル・クライシス》(黑傑克所告發的醫院危機)中以查經的方式從《黑傑克》中解析醫生與醫療工作、患者的連帶,此外更將醫療組織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加以前景化:醫院儼然成為不容冒犯與異議的絕對性權威,而這正是醫療所不能迴避的重大危機。在這危機中我們更需要從《黑傑克》中去探索好的醫師與好的醫療究竟為何與如何可能。羽田認為在黑傑克的言語及行動之中就已回答了醫療問題的解決之道了:要不畏懼權威並立基於根本的醫療理念之道上,尋找並實踐醫療的意義與價值;特別是必須真誠與謙遜地面對生命,醫療場域不同於企業與工廠,患者更不是產品與商品。醫生必須永不放棄生命的任何可能性,要將對於生命的熱情傳達給患者並與患者達至相互理解。

回到手塚治虫,手塚放棄了從醫,而選擇了當時處於被社會低度評價的漫畫創作,其過程是相當艱辛與被他人投以異樣眼光的。南淵明宏(2003b:64-87)認為手塚在《黑傑克》中強烈地傳遞出個人的力量足以改變社會;人要挑戰自己的不足之處、勇於面對自卑情節;讓自己的感受力與才能開花結果、在逆境中生存、並具有承認事實的勇氣等訊息。而這些正是手塚對於自我的認識,手塚所做的是基於個人生命而對僵化的社會提出的反擊。

王崇名(2003)則是指出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所傳達出的是一種典型的日本生活風格的展現,自我認識與實踐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關聯,像黑傑克那樣一位沒有執照的醫師,那樣的唯利是圖,最後所展現的道德總是在實踐之後,而非實踐之前,也就是黑傑克並非背負著一種沉重的道德負擔,而僅僅是在實踐他所熟悉的醫學知識,並且是一次次的自我認識,同時也慢慢理解到作為一位醫師與人類整體生存的意義。南淵

明宏（2003b：38）也認為黑傑克常常賭命救助病患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黑傑克只有在救助病患之時才會體會到自己的生存意義。

這樣的自我認識與對於存在的體驗也正是日本醫師在黑傑克身上所感受到的。而不是我們常不加思索去問的「醫德」這個問題。醫德所在意的是醫療工作者的自身內省與涵養，而難以面向病患對於醫療的看法與互動。這就是我們過於輕忽立基於生活世界的體驗與存在，也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連帶、對話與理解。然而，日本的醫師們是如何將對於黑傑克的理解轉化為重要的生命實踐？人的存在、日常生活與詮釋是如何發生的？在這裡，承繼了 Heidegger 而提出哲學詮釋學的 Gadamer 可以為我們的這些疑問提供相當適切的回應。

Gadamer 在《真理與方法》所提出的哲學詮釋學代表著當代詮釋學全新的走向；⁽²⁰⁾ 在之前的詮釋學傳統中，重點主要是對於文本的作者及文本本身進行理解，探索一種正確、避免誤解以及客觀的詮釋與技藝。在《真理與方法》之後，許多不同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從 Gadamer 的論點中發展出不同的詮釋學門。Gadamer 指出關於社會與歷史世界的經驗，是不能以自然科學的歸納程序而提升成科學的。用近代科學所強調的「方法」是無法理解到精神科學裡關於人的各式各樣的體驗的。例如對於藝術的美與體驗是無法用科學分析的方法去獲得，而是人對於美的專注感和自我認識。近代科學的方法常常是將理性窄化到工具性的層次。方法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理解如何可能」。雖然這些體驗是處於科學之外、不能以科學的方式加以證明，但我們仍是對這種經驗的合理性進行確認；這與自然科學中所要求可重複、精確與絕對的經驗大不相同，在這邊，經驗是開放、辯證與有限性的，特別是歷史與生活的經驗。Gadamer 承繼了 Heidegger 的觀點，認為真理生成和展現於人的生活世界的實踐之中。Heidegger 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以人切身的的生活體驗為深究存在意義的源頭與方法的論述。Heidegger 清楚地表明「現象學描述的方法論意義就是解釋，此在的現象學就是詮釋學」。人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他對存在的理解，理解就是此在將自己的可能性投向世界，即「籌劃」（entwerfen）自己。

Gadamer 指出對一個文本的理解，必是從詮釋者的觀點出發；同時，文本與詮釋者的相遇，永遠發生、並有賴於歷史與社會的情境。（洪漢鼎譯，1999）重點不是方法與技術的層面，而是一種辯證過程，在這樣的辯證過程中，人會不斷地與文本相互對話、提出問題。在歷史裡則是存在著作為過去與現在中介的流傳物，流傳物就可被我們經驗

之物。詮釋學的任務並不是單純複製過去、複製原作者的思想，而是把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讓原作者與詮釋者的思想進行對話。意義產生於詮釋者與文本的互動之中。歷史賦予詮釋者視域（詮釋者所見到的一切）。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歷史、擺脫歷史，而是正確地評論與適應歷史。Gadamer 更認為理解者所具有的前見、傳統、歷史境遇與時空距離並不是理解的障礙，而是理解的基礎與必要條件。歷史不是主觀或是客觀的，而是一種統合現實、過去與現在的關係。而文本與詮釋者有意義的對話與問答過程將成為「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讓歷史與當下、客體與主體構成一個無限的統一整體。理解是一種「既受限、又自由」的再創造過程。

我們可以見到「B·J 症例檢討會」與其他的日本醫師們所進行的正是對於《黑傑克》的詮釋與對話：「即使是到了今日，在與醫界同仁談起《黑傑克》時，都會意識到《黑傑克》在歷史與文化上重要的意義。」(南淵明宏，2003b：221)、「希望讓患者、患者家屬與醫療從事者的生命場域而合為一。」(帶津良一，1996：31)；在對話的過程中，他們達到了理解的共通感與重新確認自我與《黑傑克》的存在。這正是 Gadamer 所認為的理解就是真理與人類的原始存在特質，人類基於其自我生活世界的前見而專注地對待歷史之中的流傳物；理解一方面產生自我認識，一方面則是產生一種整體性的理解，達至視域融合的境界。

然而，我們在這邊所探討的「詮釋」會不會僅是脫離生活世界的一種虛幻的理論？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一種詮釋學理論？詮釋學還是一種實踐智慧。而我們正可以見到 Gadamer 在《真理與方法》後除了不斷地深化哲學詮釋學外，更將哲學詮釋學轉向實踐哲學。⁽²¹⁾ Gadamer 強調理論並非是實踐的反義詞，實踐不僅僅是指向當代科學的應用。理論一詞最初的涵義是指「觀察」，觀察的含意並非單純的看，更是一種行動的介入與參與。(李曉萍譯，1990：18-38) 生活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就是每個人的可能性與任務。觀看自身、觀看存在，這就是受過訓練的意識，它學會了同時考慮他人的立場並尋求對集體及共同體的相互了解。Gadamer 又說詮釋學不只是理論，從上古時代至今，詮釋學始終都在要求關於各種可能性、規則和解釋方法之實踐。(結構群編譯，1990：109-130) 人們對於文本若只是重複作者所說，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解。人們必須使作者的說法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詮釋學所努力的就是回應日常實踐中的各種問題，我們需要理解問題與了解為何他人像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詮釋學的意義在於它帶來一種經過拓

寬和深化的自我理解。詮釋學必須處理對解釋之實踐之態度及文本之解釋的態度，並且是涉及到它們之中解釋的經驗以及在我們之中相互傳達之方向(在世界中的)而處理之。

詮釋者與文本間的對話，詮釋者企圖去理解文本的努力，所達成的開放性、互惠並進的視域融合，同時也是深化的自我理解，這是正是受到黑傑克影響的醫師們所做到的。詮釋是一種實踐活動，也是理解的理論，更是兩者的交互作用。若無這些醫師對手塚治虫與黑傑克的理解與實踐，這些理念也難避免最終落為陳舊的意識形態。《黑傑克》作為日本醫師眼中的聖經，其存在不僅僅是超越時間的藩籬，更是因為《黑傑克》在人的參與及關照下不斷呈現出新的意義，展現其可能。

伍、面對專業倫理與漫畫文化

二〇〇七年七月，邱小妹人球案宣判台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林致男、劉奇樺醫師被認定雖不構成業務過失致死罪，但兩人竄改病歷、依偽造文書罪各判四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法官在判決書中引用日劇《白色巨塔》中男主角里見修二所說：「法庭不是譴責醫師的地方，而是讓醫療進步的地方；醫師過度擔心，就無法使醫療進步，萬一發生不幸的結果，醫生應該坦然接受並追究原因，醫療才能進步，法庭就是這種地方。」⁽²²⁾本文認為，與這些文本、戲劇、漫畫都有可能帶給我們對於醫療重要的啟發，只要我們願意真誠地面對它們，並詮釋它們。

醫療的問題、生命的問題恐怕永遠都沒有實證主義意義下的正確答案，如果有的話也只能由從人文或精神科學的角度去尋覓；從事醫療工作者的苦惱也可能永遠無法消除，然而卻是可以由自我生命作為一個有力的出發點；本文當然也無法對「何謂正確的醫療」下任何的斷言或結論，只能有個暫結，希望讓我們停下來，有個審視醫療、審視自我對於生命的態度。不過，假如黑傑克可以在日本成為一種醫師典範，那麼，台灣醫療與醫師的典範又會是何種面貌？但是這個問題目前也正是本文所無法回應而只能企圖從黑傑克身上去探索的。

在南淵明宏與另一位醫師富家孝⁽²³⁾（2003：122-153）合著的《名医は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と俺に聞け》（聽黑傑克與我談何謂名醫）一書中，南淵明宏以外科的立場指出好醫師的條件有：手術經驗豐富、會害怕手術、有自己的風格、不迴避責任、會好好地對患者介紹自己、不依賴頭銜、擁有同樣專業的同僚、有全球視野與擁有使命感。「B・

J症例檢討會」(2003:22-83)在《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ファイナル》(最後的黑傑克病歷表)一書中,以「日本生病了!從黑傑克而來的訊息」為名的長篇特集討論了出現於現代越來越多的怪異病症、兒童心理問題、醫療過失的增加、長壽與死亡的權利(安樂死)、是否要對病患告知疾病、美容(人的外貌)與精神科對於病患確認自我的意義、醫生要如何面對不治之症、國家所造成的各種公害、醫療現場可能產生的各種意外事故等等這些日本所要面對的各種醫療問題,同時他們也從黑傑克身上見到了勇氣與希望、同時也反省了自己作為醫師,所需要抱持的謙遜與謹慎。

黑傑克是個虛構的漫畫人物,但又不只是個虛構性的漫畫人物,因為他被許多人、許多醫師認真對待,黑傑克代表了一種理想醫師的範本,《黑傑克》成為醫療經典之作,更被以查經的方式來進行閱讀與理解,這正是基於詮釋與生活實踐的一種專業倫理之體現。

必須指出,專業倫理不光是將「工作做好」或是具有「專業性的技能」,專業倫理蘊含了高度的互動性,是同時指向自身與外界的辯證性對話,黑傑克之所以具有醫療專業倫理,是因為他實踐了醫療工作、治療了病患,同時也進行了自我認識。王崇名、陳仲偉(2003)認為醫療專業倫理必須是專業技術與社會實踐的結合,我們必須揚棄傳統的道德教育而讓醫療專業倫理能基於志業、權利與合理化言說而開展。

醫療專業倫理並不是封閉性的,而是以自我認識所進行的日常生活實踐為基礎,在體現專業倫理之時,它將是面對自我的存在與大眾的社會實踐。

然而,從漫畫文化如何得以可能這個問題來看,《黑傑克》成為醫療經典更是讓我們了解到漫畫文化的可能性與漫畫家的專業倫理不光是存在於漫畫文本之中,而是在於漫畫是否能面對大眾、進入社會生活與轉化為生活實踐。將《黑傑克》視為醫療經典的醫師們是因為《黑傑克》而成為醫師,並非是在成為醫師之後才注意到《黑傑克》的。他們在面對在《黑傑克》時既是漫畫讀者也是醫師,而這種交錯性與所發展的對話與詮釋正是漫畫文化在社會場域中獲得正當性的關鍵,突破了漫畫長期被社會主流框架於邊陲地帶的限制,這打開了一種創建漫畫公共領域的可能。值得反省的是台灣近年來對於漫畫的關注主要是在於「產業」、「消費」,也就是經濟效益之上,媒體對於漫畫與其同好的再現則聚焦於「迷」、「流行」與「狂熱」;難道漫畫就只有這些地方是重要的嗎?不可諱言,漫畫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當然包括了上述的面向,但以更長遠與深層的文化、詮釋和公領域的面向來說更是不可或缺,也就是漫畫必須「面對大眾」。

手塚的《黑傑克》就像手塚畢生的漫畫志業一樣，是希望面對大眾的，而不僅僅是醫師、醫學院的教授或是官員，有許多人或許會對黑傑克的無照行醫感到質疑，但是，不可思議的是黑傑克卻受到病患絕大的信賴，當然，就一位虛構的人物來說，這使得黑傑克更充滿了神秘感與魅力，但是在這個沒有執照、頭銜的黑傑克背後，卻是充滿了手塚對於人性的期待，重要的不是頭銜，而是人的本質：

我也擁有醫學博士的頭銜，可是我不認為自己是醫生，我從來就沒有發給人醫學博士的名片。我以一個社會人，以一個會畫畫的人的身分，行走於世界之中。就只這樣，大家會過來跟我握手，和我交往之後，會對我說：「手塚先生，你人真好。」如果有人對我這麼說，我會很高興。希望大家將來也能成為追求內在實質的人。（游珮芸譯，1999：178）

如果要說手塚治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的話，筆者會說他是一個對於生命尊重並永遠謹記人的渺小，並始終思索並實踐著生命所具有的可能性也樂於與他人分享生命的喜悅還有生命所不可迴避的苦惱的人。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一日，《黑傑克》再度重新製作為動畫搬上電視螢幕，雖然手塚治虫已於一九八九年逝世，但是手塚與其留下的諸多作品將不斷地在不同的時代裡發光發熱，只要我們抱持著對生命的關懷，我們將會在生命的實踐與面對真理的道路上與手塚治虫和黑傑克相遇並一同面對。我們知道，一個文化的成就是需要時間的滋養、人的反思與文化本身的積累。《黑傑克》與日本漫畫的成功有很大的一個部分在於具有時間與文化的厚度；然而這種厚度是來自於文化有其願意付出時間並將自身的生命與文化相結合的詮釋者。這點將會是台灣漫畫文化發展所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在此，長期進行手塚治虫資料編纂的中野晴行有一段對於《黑傑克》的評價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也可為本文下最後的結語：

「生命」是尊貴的，是無法替代的。每個活著的生命皆是如此。

作者，手塚治虫老師在《黑傑克》中不斷如此說著，同時，也對現代醫療將人類的生命加以控制操弄並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情形敲以警鐘。

思考著「生命」與活在世間這樣重要的問題，我認為這正是《黑傑克》這部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中野晴行，2004：19）

願漫畫不只作為文本，而且是作為文化與生命的存在。

註釋：

- (1) 引自《手塚治虫全史その素顔と業績》，頁 125。
- (2) 聯合報，2007 年 7 月 6 日，A12 版。
- (3) 職人文化誕生於日本江戶時代（西元一六〇三到一八六七年），職人所指的是在特定領域內具有長年的經驗，擁有純熟、令人信賴之技術的專家，並且是能夠獨當一面，擁有自主性者。尾高煌之助（2000：9-27）指出，職人擁有「職人氣質」：認為自己所從事的是值得向自己、向人所誇耀的。有「爲了工作而工作」這般獻身性的道德情操。中沢新一（1989）。更是認為職人所進行的是以「追尋」作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實踐行爲，在日本社會的職業觀中，職人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所有的職業皆有其職人。一般來說，職人的分類是依據其職業類屬與技能，但中沢更指出職人在工作中的表現並不只是一種工藝學上的精純，職人的技術與工具不過是媒介；職人真正的工作是追尋「真理」。職人文化就是一種個人生命史的實踐文化。在台灣很少有人處理日本職人文化的發展，楊永良（1999：165、224-225）書中的分析可算是少數之一。他指出歐洲與日本的手工業者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與中國和韓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大不相同。他也認為日本不將手工業者當作低賤的職業，或許是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較其他東亞地區更重視科學與技術的原因。
另外，職人文化與當代日本動漫畫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重要關聯，岡田斗司夫（1996：224-231）指出，日本動畫迷的「OTAKU 文化」正是職人文化的正統繼承者，OTAKU 深刻地體現出職人文化中「鑑賞者」的意涵。此外，就本文的分析來說，「B·J 症例研討會」所做的正是基於他們的專業與生命史、也是對於漫畫文本的鑑賞與實踐。就動漫畫文化的發展而言，陳仲偉（2004：66-73）更強調日本動漫畫文化的成功正在於動漫畫迷能立基並深刻地回應職人文化所蘊含的高度個人生活實踐。動漫畫文本的成就不只是創作者與文本，還需要閱讀者專注且深刻地與動漫畫文本對話。而我們所說的動漫迷就是在發展動漫畫文化所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
- (4) 日本神奈川縣大和成和病院心臟病中心長、心臟外科醫師。平均一年執刀超過兩百

例，在各大媒體中積極呼籲日本的各項醫療改革。此外更是以身為漫畫《醫界風雲》中北三郎醫師所參照的模特兒而備受注目。

(5) 《怪醫黑傑克》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總計連載篇數二百二十九回，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不定期發表了十三回。

(6) 手塚治虫，一九二八年生。本名手塚治，因為喜歡昆蟲，所以在筆名加了一個虫字。手塚治虫被譽為日本漫畫之神，從一九四七年發表《新寶島》後聲名大噪，之後不斷發表漫畫作品並受到各界青睞；同時也進入大阪大學醫學專門部就讀，後來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在一九六二年成立「虫プロダクション」（虫製作）開始製作動畫。生前受獎不計其數，漫畫創作量更達十五萬頁之空前絕後的紀錄。手塚治虫於一九八九年二月九日上午十點五十分因胃癌去世。在一九九四年日本兵庫縣寶塚市成立手塚治虫紀念館，紀念這位孕育了日本動畫的動漫巨人。

值得我們在這邊強調的是，手塚治虫是將電影運鏡手法導入日本漫畫的先驅者，他在畫面上營造出遠近感、運用特寫、強調在立體空間中的動態，對當時都是以平面空間表現的日本漫畫帶來革命性的衝擊。對漫畫內容的表現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擴展，使得漫畫不再只是諷刺畫，漫畫變成是包羅萬象、跨越時地的幻想與創作、既是寫實又是幻想的圖畫。最重要的是，手塚帶來的漫畫革命，使得日本漫畫的製作緊密地與日本社會現象連結起來，成爲一種「趨勢劇」；觀賞者也會經由漫畫的表現手法及內容，並與社會進行對話。手塚治虫的貢獻在於讓漫畫在日本成爲一種全民文化也打下漫畫能有力面對後來社會質疑的基礎。

(7) 黑傑克收取的手術費用最低從三十日幣（第二〇三回〈がめつい同士〉（貪心的夥伴））、到最高的一百五十億日幣（第七十三回〈こっぱみじん〉（支離破碎））不等。也有多次義診（有時是爲了報恩，報恩的對象包括了人〈堪當息子〉（不孝子）、〈滿月病〉、〈オオカミ少女〉（狼少女）、〈動りソロモン〉（所羅門動起來）、〈助けあい〉（互助）與動物〈一ぴきだけの丘〉（形單影隻的山丘）；有時則是將診療費退還給病患〈上と下〉（上與下）與〈後遺症〉，讓病患開創不同的人生），和收取非金錢以外的報酬（壽司〈二つの愛〉（兩份愛情）、紙做的風車〈タイムアウト〉（時間到）、兩條魚〈山貓少年〉、怪獸裝〈おにちゃんをかえせ！！〉（把哥哥還給我）等等）。

(8) 外山雅章爲日本龜田總合病院心臟外科醫師。須摩久善則爲葉山心臟中心院長。

- (9) 何衛平（2001）認為在 Gadamer 的詮釋學研究中，辯證法正是作為理解詮釋學的核心之一，其中文本與解釋者的問答邏輯正是一種開放、現象學意義上的辯證法，它始終是一種動態的交互作用，而不是靜態的單向作用。
- (10) 手塚治虫在一九四五年就讀大阪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五一年畢業，一九五二年通過醫師國家考試，一九六一年以《異型精子細胞膜構造的電子顯微鏡的研究》獲醫學博士學位。
- (11) 游珮芸譯（1999：91-92）。這正是手塚治虫在其自傳中提到黑傑克會為了治療與延長病患的壽命而煩惱，人類的長壽、人口的增加，會不會反而使人類全體陷入更大的危機？也就是自然環境的破壞、糧食危機等等的問題。以人工的技術延長面臨死亡者的生命，果真是醫生應有的任務嗎？
- (12) 引自《ブラック・ジャック》第二十九回〈ときには真珠のように〉（有時候像珍珠）。
- (13) 在這一回中，手塚治虫藉由登場人物鬍子老爹的口來譬喻人生就像單程的蒸氣火車，又慢、又單調，並越來越不受人重視，大家想要的都只是樂趣與快速；以人生為名的蒸氣火車嚴重虧損，只有少數選擇、並堅持著自己的生存之道的人願意搭乘。
- (14) 帶津良一，帶津三敬病院院長，癌症專科醫師，在醫療上強調綜合東西方醫學、氣功與各種代替療法。
- (15) 引自《ブラック・ジャック》第一回〈医者はどこだ〉（醫生在哪裡）最後一格右邊的旁白。
- (16) 游珮芸譯（1999：61-74）。手塚治虫在自傳中提及在二次大戰間他在大阪多次遭遇空襲並數次認為「我死定了」、「我沒救了」的經驗；後來當戰爭結束，手塚見到不同於戰時的燈火管制，街上開始出現燈光，手塚自述那是他有生以來最難忘的體驗，也是他畫漫畫的原動力：「人活著的感慨，生命的尊嚴和可貴。」
- (17) 在手塚治虫的諸多作品之中，「生命」一直是手塚治虫創作的核心之一，其中最常被提及以生命有關的作品主要有《黑傑克》與《火之鳥》。《黑傑克》的主軸是「守護生命」，《火之鳥》的主軸為「何謂生命」。帶津良一（1996：8-21）認為《黑傑克》與《火之鳥》相當深刻地描繪與回應了人類所必須面對的「生老病死」，人類生存於世間，並不是「只要」考慮如何活下去，而是也要面對老去、疾病與死亡、黑傑克面對的不只是疾病、而是生命場域。而從作為永恆生命象徵的火鳥眼中看見的人

類，則是呈現出更寬闊的視野，由整個地球、歷史的變遷來看人類、由此來讓我們思索生命的意義究竟為何。

- (18) 二〇〇二年為《醫界風雲》在日本開始連載的時間，而台灣則是在二〇〇三年獲得其單行本授權而開始出版。
- (19) 《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によろしく》(向黑傑克致意)後來獲日本文化廳 MEDIA 藝術季漫畫部門優秀賞。獲獎的理由為：「對於醫療現場的背面進行嚴密的調查而獲得廣大迴響的作品。但是，這並不是要進行對社會問題的指控，而是以人的故事作為背景，以個人的志向與行動作為施力點而廣受讀者支持的成功作品。」(2005/1/20 取自 <http://plaza.bunka.go.jp/festival/backnumber/14/sakuhin/blackjack.html>)
對本文來說，這正是一種由個人的生活世界出發而連結到社會大眾並建立起共同感的意涵。必須將個人與大眾連結起來，對於現今的台灣漫畫文化的發展來說也是個不容迴避的議題。
- (20) 《真理與方法》原德文第一版發行於一九六〇年，在此所引的譯本是由一九七五年的第四版翻譯而成的。
- (21) 張能為(2002: 63-78)。指出實踐問題始終是 Gadamer 關心的核心問題，在 Gadamer 的哲學詮釋學中確立了一種新的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思想，讓詮釋學作為實踐理性反思的理論基礎來考察人類實踐活動存在的問題，來探索人類正確的生活方式與目的。詮釋學的普遍性就在於它的實際運用之中。而這又與希臘哲學和 Gadamer 哲學詮釋學的緊密相扣高度相關。同時，這也與《真理與方法》一書所引起的諸多批評有關(其中主要有『批判』與『反批判』、「客觀性」等論戰)，這讓 Gadamer 從注重哲學詮釋學的理論建設到運用這種理論來考察人類實踐的社會與人生等問題。
- (22) 聯合報，2007年7月6日，A12版。
- (23) 富家孝同時也在早稻田大學與青山學院女子短期大學等校開設醫療社會學等課程。

參考文獻

- 王崇名(2003年12月)。〈「自我認識」作為結合知識與實踐的生活風格：以手塚治虫與怪醫黑傑克為例〉，「網路文化、動漫畫與生活風格研究座談會」，新竹市。
- 王崇名、陳仲偉(2003)。〈台灣專業倫理與現代社會的興起：以醫療專業為例〉，《思與

言》，41：193-236。

何衛平（2001）。《通向解釋學辯證法之途：伽達默爾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李曉萍譯（1990）。《理性・理論・啓蒙》。台北：結構群。

洪漢鼎譯（1999）。《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原書 Gadamer, H. -G. [1986].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DE: J.C.B. Mohr(paul Siebeck).）

張能為（2002）。《理解的實踐——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仲偉（2004）。《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台北：唐山出版社。

陳嘉映、王慶節譯（1999）。《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原書 Heidegger, M. [1979].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DE: Niemeyer）

游珮芸譯（1999）。《我的漫畫人生》。台北：玉山社。（原書：手塚治虫 [1997]。《ぼくのマンガ人生》。岩波新書。）

結構群編譯（1990）。《科學時代的理性》。台北：結構群。（原書 Gadamer, H. -G. [1983].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楊永良（1999）。《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台北：語橋文化出版社。

劉文柱譯（2001）。《海德格爾——存在的歷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原書：高

田珠樹 [1996]。《ハイデガー——存在の歴史》。講談社。）

蘇位榮（2007年7月6日）。〈「白色巨塔」台詞 救了2醫師〉，《聯合報》，A12版。

中野晴行等著，手塚プロダクション監修（2004）。《ブラック・ジャック公式ガイドブック～その謎と真実のカルテ～》。東京：ナツメ社。

中沢新一（1989）。《東洋の不思議な職人たち》。東京：平凡社。

手塚プロダクション、秋田書店（1998）。《手塚治虫全史その素顔と業績》。東京：秋田書店。

手塚治虫（1977-1996）。《手塚治虫全集—ブラック・ジャック—全二十二集》。東京：講談社。

手塚治虫（2001-2002）。《手塚治虫名作選・怪醫黑傑克・全三十集》。台北：台灣東販。

羽田周平（2004）。《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が告発する—ホスピタル・クライス》。東京：講談社。

- 尾高煌之助（2000）。《新版—職人の世界・工場の世界》。東京：NTT出版。
- 佐藤秀峰（2003-2006）。《醫界風雲・全十三集》。台北：尖端出版。
- 医療コミック研究会（2003）。《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によろしく完全解析書》。東京：フットワーク出版社。
- 岡田斗司夫（1996）。《オタク学入門》。東京：太田出版。
- 南淵明宏（2003a）。《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はどこにいる ここまで明かす医療の真実と名医の条件》。東京：PHP研究所。
- 南淵明宏（2003b）。《ブラック・ジャック解体新書》。東京：宝島社。
- 帶津良一（1996）。《手塚治虫の愛と癒しの書》。東京：たま出版。
- 富家孝、南淵明宏（2003）。《名医は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と俺に聞け》。東京：廣濟堂。
- B・J症例検討會（2001a）。《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東京：海拓舎。
- B・J症例検討會（2001b）。《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2》。東京：海拓舎。
- B・J症例検討會（2003）。《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ザ・カルテ・ファイナル》。東京：海拓舎。
- 日本文化廳MEDIA藝術季漫畫部門優秀賞（2005/1/20）。取自<http://plaza.bunka.go.jp/festival/backnumber/14/sakuhin/blackjack.html>